

倾斜，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省份获得了远高于全国平均速度的增长率。

（二）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行政效率改进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政府很早就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大增强了服务意识，提高了行政效率，这无疑也增强了其自身的自组织能力。例如，各级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普遍都采取了管委会的形式提供行政服务（上海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管委会后来升级为一级政府），管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虽然相当于政府，但并不承担那些通常需要政府承担的很多社会职能，而主要致力于为开发区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提供注册、审批、备案、通关、纳税等各种服务，以及做好开发区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等项工作。虽然这些功能、职责也比较繁多，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往往十分精简，在办事时效方面还不断推出各种承诺，相关的制度模式、办公环境使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极高，众所周知的“一站式服务”不断完善。伴随改革在沿海地区从南向北的推进，政府的服务意识增强与行政效率改进也如影随形，好的模式和经验得以迅速推广。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还体现在与周边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调能力上，例如基础设施的共同建设，污染的共同治理，产业布局的功能错位，避免恶性竞争，等等。一直以来，这种区域合作在沿海地区也颇有建树，仅以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而言，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均已建立了区域性合作组织。

可以说，在整个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在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方面取得了明显强于内地的优势。这些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形成的优势已经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并将在今后的发展中进一步发挥良好作用，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行政效率优势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将会显得更重要。

四、要素集聚优势

（一）资本流动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资本要素被认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已经扩展至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多种因素，但资本始终是核心因素，资本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资本根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国内资本其实是指国内地区对东部地区资本的转移、运用，既包括东部地区自身的资本投入，也包括国内其他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资本，如中西部的资金向东部地区转移。根据现有的统计指标，我们难以准确获取或区分上述两类资本的形成和规模，然而我们可